



# 紅岩

紅岩  
紅岩  
紅岩  
PDG

# 红 岩

(下 册)

罗广斌 杨益言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8年·北京

封面設計：宋廣朝

紅 岩

羅廣斌 楊益言著

\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寶號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\*

787×1092 1/32 19 1/8印張 4插頁 402,000字

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5年2月北京第19次印刷

印數1,560,001—1,860,000 定價(4)1.40元



## 第十六章

一連串的日子过去了。秋去冬来，严寒的季节又在逝去。全国形势的急骤变化，在集中营的斗争里，也明显地反映出来。不屈的人们满怀信心，愈斗愈勇；而敌人的士气，却在继续衰落。

早上，刘思扬依在敞开着的牢门边，怀着对新春的向往，凝神远望。墙头上，一群吱吱叫着的麻雀，扑过电网，飞向远方……几个特务，正在楼边的走廊上安装电线，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

他看见，在放风场上，每一双眼睛放着亮，每一个脸颊发着光采。地坝中，迈着轻快的脚步散步的人，和那边孙明霞头上鲜红的发结，满面的笑容，都感染着他，使他心里涌现出奔腾起伏的激情。

“你又在做诗？”

刘思扬的思潮被打断了。

“该我们放风了！”余新江喊着，跨出牢门，顺手抓住刘思扬的手臂：“走呀，老刘！”

每个敞开的风门边，都聚集着三五个笑逐颜开的伙伴，人们的心境，正象这迎春的早晨一样爽朗。

走进厕所，他们劈头看见几个早该收风了的楼五室的

人，还蹲在便坑上轻声谈话，就笑着问道：

“你们还没有回去？”

“找到窍门啦！”

大家都笑了。牢门白天不上锁，上厕所可以超过放风的时间，这都是绝食斗争以后出现的新事。不过，近些日子以来，也许是由于战局急转直下的关系，特务的看管似乎更松懈了些。猩猩还假惺惺地到处问好，说要给牢房增装电灯……

“你们谈吧，我帮你们放哨。”刘思扬说了一声，便站到厕所外边去了。

“我们楼五室，昨天关进了个新战友。他是在贵阳被捕的，带来了许多好消息。”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他在二处看到了报纸！”

“报上有啥好消息？”

“他看到的東西，都写出来了。刚送到楼六室。”说话的人故意卖弄关子，“等一会，你们会看到的。”

偏偏这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刘思扬的咳嗽声。大家明白，准是看守特务来了。

“你先谈点呀！”余新江急切地要求。

楼五室的人，站了起来，朝门外扫了一眼，匆忙地回答：“解放军要渡长江了！”

门外特务的脚步声，已经听得见了。说话的人扮了一个鬼脸，不慌不忙地走出去。余新江心里很气恼：早不来，迟不来，刚刚把好消息给打断了。他瞟了一下狗熊正在张望的背影，没好气地骂道：“好狗不挡路！哪个死在门口把太阳都挡完了？”

狗熊回头一看，是余新江，便装作没有听见，缓缓地溜

开了。渣滓洞的特务都知道，絕食斗争中，当过“代表”的这个工人，是不好惹的。

胜利，即将到来的胜利，使得人人兴奋，心情更加急切。余新江拖着刘思揚一口气跑到牢房后面的水坑边，捧起清泉，洗了个凉爽的冷水脸。过去的小坑，现在扩大了，用石头砌成简单的蓄水池，供作盥洗之用。找水喝的日子，早已过去，现在每天都有开水供应，吃饭也有了点蔬菜。

放风回来，余新江更显得精力旺盛。他一进门，便看见比他先回来的刘思揚用不曾有过的惊喜神情，向他点头，预示着非同寻常的喜讯。黑压压一屋人都拥在了丁长发身边。

“静点嘛！”丁长发稀开嘴，露出焦黄的牙齿，泥巴烟斗不住地在嘴角上跳动。“我来报告三条重要消息……”

他拿着从楼六室传过来的几张纸，眼光朝牢门外一扫。“站个人到门边，看住特务。”然后他才不慌不忙地竖起了食指说：

“第一条，辽沈战役胜利结束，歼敌四十七万！攻克长春、沈阳、锦州，东北全部解放！详细情形都写得有，我说完了大家自己来看……”

“打得好！好！”欢呼声从人丛中突然爆发了出来，每个人都止不住心头的激动。

“第二条，淮海战役捷报频传。击毙蒋匪兵团司令黄伯韬，活捉兵团司令黄维，歼灭孙元良兵团。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要进抵长江北岸，渡江解放全国了！”

“万岁！万岁！”

又一陣欢呼的声浪。

“第三条，国民党重放和谈空气……”

“和谈个屁，打进南京再说！”

“我看，反动派大势已去，我們马上就要自由了。”

“你才性急咧。”丁长发把烟斗一咬：“和談，和談？这里面定有名堂！”

这时，楼上楼下，对面的女室，几乎所有的牢房，都传来陣陣热烈的狂欢声浪，特务被吓得銷声匿迹了。

“最多再打一年，把反动派全部吃掉，中国人民就完全解放了。”余新江兴奋地把話一轉，“老丁，我們把楼五室写来的消息，送給老許。”他象怕許云峰独自一人不知道胜利的喜訊，急切地对丁长发說。

“別忙，猩猩正在和老許說話。”

“猩猩在隔壁？什么事？”

“誰知道？”丁长发眼珠一轉：“总沒得好事。”

“这么好的消息，”刘思揚心情激动地說：“該庆祝一下才对。”

“是呀！是呀！”大家应和着。

“是个好主意！”老大哥微笑地望着大家的面孔。“今天是二十九？”

“十二月二十九。”

“可以筹备一下，过一个鬧热年。”

一听老大哥的話，胜利狂欢的念头，立刻涌上每个人的心头。可是，該怎样来庆祝这胜利的新年呢？这时，牢門边有人咳嗽一声，大家回头看去，猩猩正从楼八室出来，快步走过牢門，脸上带着諂笑。过了一会，猩猩諂媚的声音，就从地坝中传来：

“諸位！請雅靜一下，我有重要事情宣布。”

“瞧，猩猩又搞什么鬼？”

“听听他說些什么。”

“刚才，接到徐处长手諭，政府准备停止戡乱，弃战言和，所有政治犯自应优待。这件事，兄弟刚才已經奉告了許

云峰先生。过去，本所工作，諸多缺陷，兄弟十分痛心。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，根据处长命令，宣布如下：第一，新年期間，优待每人四两肉，半盒香烟，二两酒……”

“誰稀罕这一套？他媽的打了敗仗，还有脸来討饒！”余新江身边一个人鄙弃地罵了一句。

“第二……”猩猩的声音变得更加委婉：“新年期中，全天放风，一律不关门上鎖……每間牢房，馬上增装电灯……”

猩猩还唠唠叨叨地說着什么，沒有人再耐煩听了。

“刚才猩猩找老許，也是說这些？”刘思揚揣測着。

“为什么他要先通知老許？”余新江感到不解。

“我看是絕食斗争把猩猩搞怕了。”人丛中一个声音判斷着：“狗熊見着老刘和小余，不也是吓得发抖！”

“問題不那么简单，我想还是看一看，再下結論。”

“依我說，我們是沾了解放軍打胜仗的光！”

大家紛紛議論着，老大哥习惯地伸手摸摸痣胡。“老丁刚才說得对，里面还有点文章……”

話里的含意是什么，老大哥沒有进一步解释，可是听得出来，他的心里，似乎盘算着什么事情。

“先不管敌人想干什么。”老大哥話題一轉，說道：“过新年，大家来做副春联吧。”

說起过年，在牢門上貼对联，大家当然贊成。可是一討論，大家觉得这里的对联，很不好做：又要精彩中肯，一針見血，发人深省，又要适当地含蓄；要同志們一看就懂，又要特务看不全懂，或者根本看不懂。原則定了，大家就动脑筋想起来。

“我提議，老刘先做一副！”是誰出了个主意。

“老大哥給大家出的題，怎么要我先做呀！”



“你是詩人嘛！”

大家都笑了，刘思揚皺皺眉头，一时选不着适当的辞藻。

“我不会客套。”余新江直爽地放开喉嚨說：

“两个天窗出气，一扇风門伸头！”

余新江的話还未落音，就把人們惹笑了。

“簡直不象副对联。”

“嘿嘿，我說要得。这副对联，还有点道理嘞！”丁长发点头贊同。

“倒是別开生面。”刘思揚也同意了，“可惜差一幅横額。”

“我来做个横額。”丁长发不慌不忙地把烟斗拿到手上，比划着，“四个大字，乐在其中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全室哄堂大笑。

“这才叫苦中作乐嘛！”丁长发张开大口，露出焦黄的牙齿，一边笑，一边解释。

“乐在其中！那你为啥子打监逃跑了十几回？”有人笑着反問。丁长发并不隱瞞他的某些经历，在川西一带的农民中，提起丁大哥的名字，誰都熟悉。他最后这次入獄，是农民武装起义时，在指揮战斗中受了重伤才被捕的。丁长发笑嘻嘻地回答道：

“不跑要砍脑壳嘛！”

“你現在为啥子又不跑？”

“乡場上，县份头，坐监和渣滓洞不同。”丁长发嘿嘿地笑着，“墙一推就倒了，哪个不跑？哪象渣滓洞，窗子上釘的都是鉄条条！”

“你不是說过，弄点黄烟点燃，放在脚镣上，用竹管吹一陣，鉄就烧脆了，半夜里敲断脚镣就开跑！”又有人引用着丁

长发自己講过的話来反問他：“鉄鑼和鉄窗，都是鉄做的嘛！”

“对呀！”刘思揚也插嘴笑道：“猩猩不是还要发烟給你嗎？”

“这里要想跑——”丁长发把空烟斗在空中一划：“除非大家来个一、二、三……”他暗示了一个动作，便把烟斗爱惜地含进口里，大笑起来：“这一回，干癮过完了，該我的烟斗打牙祭咯！”

大家又禁不住笑了起来：“一根空烟斗，含了一年多，現在苦出了头。”

“我早就晓得有这一天嘛！”

人們笑得紧按着肚皮，喘不过气了……

对联决定以后，大家又商量了一陣，主张发动各室互相贈送礼品作为紀念。老大哥想了一下，也同意了这个主意。

余新江道：“依我說，應該給那些表現最坚强的同志，象老許、江姐他們，送点最有意义的礼物。”

“什么礼物？”人們追問着。

余新江手心上捧出一顆胶牙刷柄刻制成的小紅星，遞給了老大哥，这是他用一双灵巧的工人的手，做出来的。

“你看，紅星怎么样？”

同志們都嚷了起来：“小余，給我一顆，你做了多少？”

“十顆。”

“太少了，太少了！”大家評論着，“最好一人一顆。誰不該发一顆呀？”

“发都該发，就是材料太少，時間不够，做不出来。”

“大家都来做嘛！小余，把材料都拿出来，还来得及咧！”

丁长发說罢，伸手从楼板上，硬拔出一根洋釘，笑道：“我来磨把刻紅星的雕刀。”

老大哥也笑了。后来，他悄悄地找了几个人商量了一阵，下午放风的时候，楼七室建議的新年联欢计划和有关的布置，告訴了每一間牢房。

期待中的日子，一轉眼就来到了。

元旦那天早上，天还未亮，女室一带头，每一間牢房同时响应，象一陣閃电，爆发了洪亮的歌声。人們縱情高歌，唱完一支又一支。

新年大联欢开始了！

唱歌是第一个节目。第二个节目是交换礼品。每間牢房，每个人都准备着礼物，送給認識的或者不認識的战友，作为联欢的紀念品。最多的礼物是“賀年片”，那是用小块的草紙作成的，上面用紅葯水画上鮮紅的五角星，或者镰刀斧头，写上几句互相鼓励的話。楼七室經過昼夜赶工，刻出了一百多顆紅的、黃的、晶亮的五角星，分送給各个牢房的同志。女室送給各室的，是一幅幅綉了字的錦旗，那些彩色的綫，是从她們的袜子上拆下来的……

接着，第三个节目开始了。每間牢房的人，都在門口貼春联。所有的春联，都是用草紙接連起来做成。所有的春联，都不是一个人写的，同一个字，有着老年人蒼劲的笔法，也有着“孩儿体”弯弯曲曲的笔迹。女室里，江姐捏着監獄之花的小手，也写了几笔。所有的对联，都洋溢着革命的乐观精神……

女牢的对联写的是：

洞中才数月  
世上已千年

大家心里明白：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正在崩溃，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要到来，“世上已千年”，还形容不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咧！

她们还在牢门上贴了一张横额：“扭转乾坤”。

猩猩也许看不懂，也许看懂了又不敢承认，居然妄加评论道：“这对联倒有些修仙炼道的味了。”

楼一室的对联更写得妙：

歌乐山下悟道  
渣滓洞中参禅

横额是：“极乐世界”。

大家心里明白：这里悟的是革命之道，参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禅！“极乐世界”，正是写的人们掌握了革命真理的心境……

猩猩挑起了眉梢，玩味了一会，只好说：“真有点仙风道骨！”

楼二室的对联写得十分优美：

看洞中依然旧景  
望窗外已是新春

横额是：“苦尽甜来”。

楼三室的对联，引用了古人的诗句：

满园春色关不住  
一枝红杏出墙头

横额是：“大地春回”。

一间间牢房，全是这样乐观、诙谐的语气。

猩猩来到楼七室门前站定了。慢慢读着：“两个天

窗——出气，一扇风門——伸头。”挑剔的眼光，在横額“乐在其中”四个大字上凝固起来。不待他說話，余新江便問道：

“喂，这象不象渣滓洞的生活？”

“生活？生活当然……”猩猩犹豫着，“不过，乐在其中，那个乐字总有点刺眼！”

“嘿，改成‘苦’字，‘苦在其中’，你看要得不？”丁长发笑着追問。

猩猩装做沒有听见，溜走了。

表演节目的時間快到了，大家一拥而出，享受这自由而愉快的时刻。这个时刻，正是党的胜利，人民解放軍的节节前进，給他們赢来的。

高墙上新增加一排机枪，算是特务对新年联欢活动的“祝賀”。可是，猩猩和猫头鷹，这时阴险地躲进了办公室，关上了門。

余新江一出牢房，就满怀热情地望着楼八室。他沒有跑过去找老許。因为老大哥叮嚀过他，在胜利形势下，要謹慎小心，不要讓敌人发觉自己的活动。他只見黑压压的人群，不断地朝老許那儿涌去。每間牢房出来的人，热烈而关切的目光，都集中在許云峰同志身上。許云峰早就站出門外，脸上閃着明朗的光彩。

“老許！”远处传来楼下的战友的呼喚。

“你好呵！老許。”又一个清脆的声音，从女牢飞了过来。

“老許，老許，你好！”

陣陣声浪，从四面八方飞传过来，象电流一样，激动着每个人敬仰的心。

楼八室門口，人潮拥来拥去，个个笑逐顏开。老許从人

丛中，挤到楼栏杆边，脚上的铁镣，当啷当啷响。

“同志们，新年好！”迎着朝阳的耀眼金光，许云峰扶着楼栏杆，正向大家招手致意。

“啊，新年好！老许……”

“许云峰同志，我们给你拜年！”

又是一阵人声鼎沸的热潮。老许把双手，拱在胸前，又把抱拳的手，高高举起，频频摇动着。

“给同志们拜年，拜年！”

这时，不知是谁，找了一面破铜盆，铛——铛——敲响，联欢的表演节目就要开始。喧腾的人声，铛铛的锣声，混在一起，在空中久久地迴响。许云峰又举起手来，招呼着：

“节目开始了，请大家都看表演。”

被他的声音激起的锣声，急促地响了一阵，楼一室的节目出场了。

几个戴着脚镣的同志，在往常放风的地坝中间扭起秧歌。沉重的铁镣，撞击得叮当作响，成了节奏强烈的伴奏。欢乐的歌舞里，充满了对黑暗势力的轻蔑。看啊，还有什么节目比得上这种顽强而鲜明的高歌漫舞！

许云峰明亮的脸上，充满了喜悦，他高举双手，用力鼓掌，一阵掌声，从楼上楼下响起，轟动着那块窄小的地坝。

狂热的掌声，送走了一间牢房的节目，又迎来另一间牢房的表演。地坝上，人潮卷来卷去，变成了绝妙的露天舞台。余新江完全被热烈的活动吸住了。没有留意到一只温暖的手，落在他的肩头。

“小余，你好！”

余新江回过头，禁不住激动地叫了：

“老许！你好。”

两对眼睛热烈地互相瞧着，同关在一层楼上，甚至只在隔壁，天天都能朝夕相望，秘密往来，却一直没有机会这样公开而自由地聚在一起。余新江心里有說不完的話，但是眼角瞧着楼栏杆附近新装的电綫，他忽然悶声不响。

陣陣叫好声中，他們并肩靠在楼栏杆边。老許的手臂，搭在余新江的肩上，讓他靠在自己胸前。

“小余，你怎么不講話？”

余新江用眼角輕輕示意新装的电綫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“特务到处都装了录音机。”

老許笑了。“录音机已經不灵了。”他举起两根手指輕輕招了一下，表示电綫已被拉断。

余新江会心地笑起来，眼里射出惊喜的光芒，立刻毫不迟疑地說道：

“老許，你看对面的山……山那边就是嘉陵江。左边，是磁器口，再往左，冒烟的地方，是工厂的烟囱……”

“对，鋼鉄厂。”

“地形我很熟，鋼鉄厂里有党。”余新江的声音很低。“你到了厂里，再从嘉陵江过河……”

許云峰笑了笑，在余新江耳边輕輕地說，“你看，山上的碉堡，暗哨，边沿地带还围着几层电网。中美合作所，从来沒有人跑出去过！”

“現在机会很好。晚上鎖門很晚。我們大家都帮助你……”余新江还是固执地望着許云峰。“你在这里多危险！”

“暂时，还很安全。”許云峰自信地分析着。“敌人搞和平攻势，当前要公开杀我，他們不敢；秘密处决，他們一时还‘舍不得’……”

說到这里，許云峰再次笑了。他知道，敌人日夜注意他

的行动，根本没有脱险的可能，而且冒险越狱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，招致同志们的牺牲。他低声告诉余新江道：“敌人不会让我久住渣滓洞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象我現在的情况，和几百人在一起，敌人能放心么？”  
許云峰說着，輕輕拍拍余新江的肩头。“今天的太阳真好。小余，你看，同志们多么高兴。”

楼下四室的“报幕员”正在用北京話宣布：“我們的节目是歌舞表演。表演开始！”只見鉄門嘩啦一开，一連串的人影，打着空心筋斗，翻了出来，博得同志们齐声喝彩。接着，几个人聚集攏来，站成一个圓圈，又有几个人爬上去站在他們肩上，又有人再爬上去……一层、两层、三层……他們在迭罗汉。最上边站着一个人，滿脸兴奋的微笑，站得比集中营的高墙、电网更高，手里拿着一面鮮艳的紅旗，遙望着远处的云山。歌声在周围渐渐升起。

一杆紅旗，  
嘩啦啦地飘。  
一心要把  
革命鬧；  
盒子枪、土枪，  
卡啦啦地响，  
打倒那劣紳和土豪！  
.....

这正是黑牢外面的游击队员最爱唱的歌！

“象征性的节目。”有人輕輕地說。

“是呵，好极了！瞧，他們的罗汉迭得真高！”

“好呵，好呵！再来一个！”掌声象炸雷一样，久久不息。



被掌声惊动的特务，厚着脸皮向地坝走来；一看到这样精彩的表演，也糊里糊涂地鼓起掌来叫好。可是阴险狠毒的猩猩，再也不出来露面了。

“这些节目，准备得真好。”许云峰高兴地对余新江说：“追悼会是一次检阅，今天又是一次。这是检阅，也是演习。”看到这些，老许心里十分高兴，他相信，只要地下党和监狱里的党组织建立起联系，这里的斗争，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开展。因此，他轻声地问余新江：“口号已经转告有关的同志了吗？”

“你是说和地下党联络的秘密口号？老大哥已经通知了各党小组长。江姐她们也都知道了。”

许云峰放心地点点头，正要再说话，一阵叫好和鼓掌声，打断了他。这时，女牢的战友全体出场了。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。

她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，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，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，十分优美好看。江姐也出来了，走在扶着手杖的李青竹旁边。江姐穿着整洁的蓝旗袍，上身罩着红绒线衣，苍白的脸上，带着兴奋的微笑，透出了淡淡的红润。瘦削的两颊，显示着考验留下的痕迹。可是，衰弱的身体，丝毫无损她庄重乐观的神情。她把监狱之花，紧紧抱在怀里。

“江姐出来了！”

“江姐！江姐！”

人们一阵欢呼，象迎接胜利者的凯旋。

许云峰也招着手，向江姐致意。余新江更是热烈鼓掌，欢呼着，迎着刑伤痊愈以来，江姐第一次与战友们的见面。地坝里，立刻变成了狂欢的海洋。……

许云峰带着微微含笑的神情，参加了人们的欢乐。同